

## 楚文化大家谈

（第三季）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1

### 大泽乡的星火：陈胜吴广与“张楚”政权的建立

公元前 209 年七月，一场罕见的大暴雨持续倾倒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

这彻底浇灭了一支戍卒队伍按时抵达渔阳的最后希望。

按照秦朝严苛的法律，“失期，法皆斩”——耽误期限的九百名戍卒，将面临被集体处决的命运。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两个贫苦农民——阳城人陈胜与阳夏人吴广，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们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点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燎原星火。

陈胜与吴广精心策划了一场“天意”的表演：将写有“陈胜王”的帛书塞入鱼腹，让戍卒们在吃鱼时偶然发现；又在夜间点燃篝火，让吴广模仿狐狸叫声呼喊“大楚兴，陈胜王”。这些在今天看来粗糙的“神迹”，在那个蒙昧时代却产生了惊人效果。

当陈胜、吴广杀死押送军官，振臂高呼“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时，九百名走投无路的戍卒纷纷响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就此爆发。

起义军迅速攻占大泽乡周边地区，随后向陈县（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进军。

彼时，陈县隶属于陈郡（秦代无淮阳郡，淮阳为汉代郡名）。

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都城郢，楚顷襄王迁都陈城。

秦朝之陈县，就是昔日楚都陈城。在陈县，陈胜被拥立为王，国号“张楚”，意为“张大楚国”。

这一国号的选择绝非偶然——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这些地区在战国时期都属于楚国；随同起义的九百名戍卒也大多出身原来的楚国地区。

陈胜以“张楚”为国号，明确表达了对楚国的认同与复兴楚国的志向。

“张楚”政权的建立如同一颗火星落入干柴，迅速点燃了全国各地的反秦怒火。

短短数月内，“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各地纷纷杀死秦朝官吏，响应陈胜。陈胜派出的西征军一度逼近函谷关，令秦二世惊恐不已。

然而，陈胜的“张楚”政权如昙花一现，仅维持了六个月便告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秦将章邯率领的骊山刑徒军队凶猛反扑；另一方面则是起义军内部的分裂——六国旧贵族不满陈胜这个“泥腿子”称王，纷纷自立门户。陈胜最终死于车夫之手。

但大泽乡起义彻底动摇了秦帝国的根基，为项羽、刘邦等后继者铺平了道路。

大泽乡起义虽然短暂，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不仅开创了农民起义反抗暴政的先例，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启动了楚国的复活进程——尽管陈胜本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这场始于大泽乡的风雨，最终将席

卷整个华夏大地。

2

### 江东子弟的复仇：项氏叔侄与楚国的军事复兴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燃反秦烽火的信息传到江东时，一对叔侄在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暗中积蓄力量已经时日已久。

项梁，这位楚国名将项燕的第二个儿子，自父亲项燕兵败自杀后，便带着兄长（项羽生父）项渠的儿子项羽离开家乡下相，来到会稽郡避难。

少年项羽曾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显露出不凡的志向。

如今，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让他们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秦二世元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见天下大乱，想借助项梁的力量自保。

却不料，这给了项梁、项羽叔侄天赐良机。

项梁命项羽当场斩杀殷通，夺取郡守印绶，随后召集旧部，迅速拉起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这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八千江东子弟兵。

项梁、项羽率领这支军队渡江北进，先后攻下广陵郡（今江苏省扬州市）和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沿途收编零散反秦武装，队伍迅速壮大至六七万人。

彼时，陈胜已死，反秦势力群龙无首。

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范增向项梁建议：“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战国时期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项梁采纳了这一极具政治智慧的建议。

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孙子熊心，拥立他为新的楚怀王，建都盱眙。

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满足了楚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使项氏军队获得了正统性；另一方面，它也巧妙地地将各路反秦力量纳入楚国的旗帜之下。

正如司马迁所言：“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拥立怀王后，项梁继续西进，在东阿、濮阳等地连败秦将章邯，声威大震。

然而，胜利冲昏了项梁的头脑，他在定陶轻敌冒进，结果被章邯夜袭身亡。

项梁之死使楚军陷入危机，项羽、刘邦被迫退守彭城。

就在这危急时刻，项羽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巨鹿之战。

章邯在击败项梁后，转而围攻赵国的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军救赵。然而宋义在安阳滞留四十六天，企图坐观秦赵相斗。

项羽愤而斩杀宋义，夺取兵权，然

后作出了壮烈的决定——只带三日粮，誓与秦军决一死战。

项羽亲率楚军渡过漳水后，命令士兵砸碎炊具，凿沉船只，烧毁营帐，每人只带三天干粮，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此为“破釜沉舟”。

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产生了惊人效果：楚军将士以一当十，九战九捷，大破秦军，杀死秦将苏角，生擒王离。

当各路诸侯军前来救援时，只见楚军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吓得他们“人人惴恐”。战后皆膝行而前，不敢仰视项羽。

巨鹿之战后，项羽实际上已成为诸侯联军的统帅。章邯在内外交困下率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

然而，项羽随后在新安城南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只留下章邯、司马欣和董翳三人。这一残暴行为虽消除了内部隐患，却使秦地百姓对项羽产生恐惧与仇恨，为其日后败亡埋下伏笔。

3

### 沛公的崛起：草根英雄与楚国的政治延续

当陈胜在大泽乡起义、项梁在会稽起兵时，在沛县（今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的一个小亭长正面临人生重大抉择。

秦朝时的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基层治安官员。

刘邦，这位时年四十七岁的泗水郡沛县亭长，奉命押送刑徒前往骊山服徭役，途中不断有人逃亡。

按照秦法，失职者将面临严惩。面对这一困境，刘邦作出了与陈胜类似的决定——释放所有刑徒，自己则逃亡芒砀山中，逐渐聚集起一支小规模的反秦队伍。

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后，县令惊恐不已。

在主吏萧何和犹豫曹参的建议下，县令决定响应起义，并派人召回刘邦。

然而当刘邦率众返回时，县令又反悔了，还要杀萧何、曹参，二人逃出城投奔刘邦。

在沛县父老的帮助下，刘邦攻入县城，杀死县令，被推举为“沛公”。

“公”是楚地对领袖的尊称，刘邦以“沛公”自称，表明他是在楚国的文化框架下起兵的。

刘邦最初的力量相当薄弱，仅有沛县子弟两千多人。他先后攻下胡陵等地，又还守丰邑，在秦军与各路诸侯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与出身贵族的项羽不同，刘邦没有显赫家世，他的队伍主要由沛县故友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基层小吏和市井之徒组成。

这种平民色彩既是他的劣势，也成为了他日后能够突破六国贵族思维局限的优势。

陈胜死后，反秦形势急转直下。刘邦在经历几次战斗失败后，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物——张良。

这位曾策划博浪沙刺秦的韩国贵族后裔，此时正率领百余少年寻找明

主。两人一见如故，张良的加入为刘邦集团注入了重要的战略智慧。

面对秦军的反扑，刘邦决定投奔当时实力最强的项梁。

在薛城会议上，项梁确立了反秦联盟的领袖地位，并采纳范增建议，立楚怀王以号令天下。

刘邦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项梁资助的五千兵卒和十名将领，实力大增。

项梁战死后，楚怀王迁都彭城，重新部署反秦战略。他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命项羽北上救赵，而派刘邦西进攻秦，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这一安排看似平衡了项羽与刘邦的力量，实则暗藏玄机——项羽面对的是秦军主力章邯、王离，而刘邦所面对的西路秦军则相对薄弱。刘邦没有辜负这一机遇。他采取张良的建议，避实就虚，从武关进入关中，同时严明军纪，争取民心。

当项羽在巨鹿与秦军主力血战时，刘邦已兵临咸阳。秦王子婴出降，秦朝灭亡。刘邦入咸阳后，听从樊哙、张良劝谏，却因种种考虑放虎归山，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尽除秦朝苛法。这些举措赢得了秦地民心，为刘邦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深厚民意基础。

当项羽率领诸侯联军四十万抵达关中时，发现刘邦已先入为主。鸿门宴上，项羽本可轻易除掉刘邦，却因种种考虑放虎归山。随后项羽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大火三月不灭。这些暴行与刘邦的仁政形成鲜明对比，民心向背已初见端倪。

项羽随后主持分封，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

项羽说，“衣赭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思归故土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分封制实际上是战国格局的复辟，违背了历史走向统一的大势。

而刘邦的汉国虽然偏远，却保留了完整的行政体系和军事力量，为日后的反击埋下伏笔。

从沛县亭长到汉王，刘邦的崛起是楚国政治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与项羽强调武力征服不同，刘邦更注重政治策略和民心向背。

刘邦始终在楚国的文化框架内活动——从沛公到受封于楚怀王，再到与项羽同为楚将。这种表面上的顺从，掩盖了他最终将取代楚国、建立新王朝的宏图雄心。

4

### 楚汉相争：两种楚国复兴路径的对决

项羽分封诸侯后不久，天下再度陷入战乱。

秦朝的暴政虽被推翻，但统一的秩序并未真正建立。

项羽试图通过分封制维持霸权，却无法解决诸侯间的矛盾。

而刘邦则在韩信、萧何、张良等人的辅佐下，悄然准备着东出的计划。

汉元年（前 206 年）八月，刘邦采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突然杀出汉中，迅速平定三秦（章邯、司马欣、董翳的封地）。

这一胜利的关键在于刘邦对秦地民心的争取——三秦降将曾参与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早已失去民心；而刘邦“约法三章”的仁政则深得秦人拥戴。

楚汉战争正式拉开序幕。这场持续四年（前 206–前 202 年）的生死较量，实际上是两种楚国复兴路径的对决。

项羽代表的是楚国贵族武力复国的传统路线，强调个人勇武和血脉正统；刘邦则代表了平民化的楚国新生力量，注重战略谋划和制度建设。战争初期，项羽占据绝对优势。彭城之战中，项羽亲率三万精骑长途奔袭，大破刘邦五十六万联军，杀得汉军“睢水为之不流”。刘邦仅率数十骑逃脱，连父亲和妻子都被楚军俘虏。

然而，项羽虽善战却不善用人，未能乘胜追击，给了刘邦喘息之机。刘邦在败退中逐渐调整战略：他派韩信北上开辟第二战场，先后平定魏、代、赵、燕、齐等国，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同时重用萧何经营关中，保障兵员和粮饷供应；又利用陈平的反间计，离间项羽与范增、钟离昧等重臣的关系。

这种文武兼备的全局谋略与项羽单纯依赖军事优势形成鲜明对比。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一线展开拉锯战。项羽虽屡战屡胜，却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刘邦则屡败屡战，实力却不断恢复。

这一阶段产生了许多著名典故：项羽以刘邦父亲为人质，威胁要烹杀他，刘邦却回答“幸分我一杯羹”；项羽要求与刘邦单挑决胜负，刘邦则笑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些故事生动展现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战争理念。

前 203 年，韩信平定齐国后，项羽感到局势危急，派人游说韩信反汉自立，未果。

同年，刘邦与项羽达成和议，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此即象棋中“楚河汉界”的由来。

然而和议遗迹未干，刘邦就听从张良、陈平建议，趁楚军疲惫东撤之机，突然发起追击。

前 202 年，刘邦调集韩信、彭越、英布等各路大军，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东南）。

著名的“四面楚歌”心理战在此上演：汉军夜唱楚歌，使楚军误以为楚地已尽为汉有，士气崩溃。

项羽之死标志着楚汉战争的终结。刘邦随即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楚国复活的完成——刘邦虽以“汉”为号，但他出身楚地，核心团队多为楚人，政治制度也吸收了楚国的文化元素。

正如学者所言：“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

5

### 楚汉相争：两种楚文化形态的碰撞融合

楚汉战争的结果表明：单纯依靠武力复兴楚国的贵族路线已经过时，而融合了平民智慧与制度创新的新路径才是历史的選擇。

刘邦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楚国文化生命力的体现——它以新的形式延续了楚国的政治生命。

楚汉之争的本质，是两种楚文化形态的碰撞融合。

项羽代表贵族化的“复古楚”——崇尚勇武、重视血统、坚持分封。

刘邦则代表平民化的“新楚”——务实权变、吸纳秦制、走向集权。

鸿沟对峙时，项羽以“烹太公”要挟，刘邦笑答“分我一杯羹”，将楚人特有的泼辣市井智慧发挥到极致。

刘邦的胜利标志着楚文化完成自我革新：政治上继承秦制郡县，文化上保留楚风民俗。

汉初“黄老之术”盛行，与楚地道家传统密不可分；《楚辞》成为宫廷文学，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皆以楚声抒怀，构建起汉帝国的精神底色。

西汉建立后，刘邦以“楚”为名分封同姓诸侯：韩信先封楚王，后改封荆王；其弟刘交为楚元王，辖彭城周边三十六县，楚地核心区自此形成稳定的行政单元——“楚国”。

此后两汉四百年间，“楚”作为王国或郡名始终存在，如东汉楚王刘英、广陵楚郡等。

魏晋至明清，“楚”的行政烙印持续深化：东晋设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唐代山南东道、宋代荆湖北路皆涵盖楚故地，元代湖广行省覆盖楚文化圈，明清“湖广”虽地理泛化，但“惟楚有材”的认同始终未绝。今日“楚”作为湖北简称，正是两千多年文化记忆的凝结。

#### 结语：从大泽乡到未央宫

陈胜首义、项羽争霸、刘邦建汉，这一连串事件构成楚国“精神复活”的三部曲。

楚文化并未随秦灭楚而消亡，反而通过反秦战争重塑中原政治格局，最终以汉文化的形态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脉。

行政区的“楚”名延续，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文化血脉的无声宣言。

楚文化最终与中原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的飞逝，时代的演进，楚文化历久弥新。

楚国，怎么会死呢？

# 消失的千年寿西湖

时本放

##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五季）征文

夕阳西下，当你登临寿县西门城楼时，百年前那“渔樵唱晚”的苍烟暮霭自然湖泊景观不见了，近处已成为烟火万家、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景观，远处则是千重麦浪滚滚的现代农田景象。

寿西湖因位于寿县城西门外而得名，是在魏晋南北朝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湖泊。寿州西湖简称寿西湖，明嘉靖《寿州志》载：“西湖，州西门外，西水集则淮涇合流数十余里。”寿州西湖原名尉升湖，又名尉湖。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有“北径尉湖”之句，近代注家熊会贞疏称，“《通鉴》梁天监十二年，魏扬州治中裴绚来降，与魏人战，败，遁走，为村所执，送至尉升湖。”从字面意思可理解寿西湖的湖底像尉斗一样平坦，这当是其得名之所在，也说明寿西湖是早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湖泊。

寿西湖的形成与淮河中游地理环境变化有关。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自第三纪以来，在不断沉降过程中，

形成了一系列的凹陷盆地，它们都成为近代湖河的主要沉积场所。”这些凹陷盆地成为中游湖泊群的基础。淮河中游南岸属大别山及其延伸的山地丘陵区，支流顺应淮河南北向构造发育，河道短促，河谷狭窄，支流上下游高差悬殊较大，造成了发源于大别山地丘陵区的史河、泔河、汲河、淝河、东淝河等河床比降较大，水流湍急，诸河分别在三河尖至峡山口之间注入淮河。淮河中游南北岸众多的支流汇集，成为淮河水沙物质的主要来源，特别在正阳关至峡山口间的中游河段，河流沿着淮南弧构造线发育，岗丘紧逼河畔，河流在禹王山和霸王山山体之间，形成峡谷地貌，造成淮河水面宽度仅及正常水面宽度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淮水在峡山口形成束水作用，使得水流下泄不畅，流速骤降，淮河水位急升，大量水沙聚集，并向两岸漫溢。其次，黄河南泛夺淮和洪泽湖水位不断抬升也是形成淮河中游湖泊的主要原因。

寿西湖面积 162 平方公里。北滨淮河、东淝河，西连菱角嘴，南至双桥集，东界寿州城墙。湖区东北部地势较高，最高海拔 21 米，最低海拔 16.9 米。寿西湖数十里潋滟波光、啾啾鸟鸣相映成趣，城墙与八公山色，

形成了特别的景致。故在明代嘉靖年间编纂的《寿州志》就将“西湖晚照”列为“寿州八景”之一，给诗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清诗人周方升的《西湖晚照》云：“湖畔湖明淑气融，流光荡漾水天空。影拖岸柳连波绿，晴醉汀花逐浪红。两两渔舟催晚景，声声牧笛送春风。行歌人向长堤出，远岫参差淡霭中。”每当夕阳西下，登临城楼，放远望去，远山透紫，岸柳披红，涟漪千层，霞光万道，苍苍蒹葭，点点鸥鹭。西湖之上，渔歌互答；汀洲侧畔，牧笛弄晚。夕阳影乱，樵夫荷担归；宿鸟西飞，街去斜晖一缕；暮色渐至，婀娜西湖，辉映出城中万家灯火。面对如此佳境，痴醉游客，竟忘归步，诗人给观光者带来了无限醉美的感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制定了治淮工作总方针，确定“上中下游兼顾、局部服从整体、整体照顾局部的豫、皖、苏三省共保”原则和“蓄泄兼筹，”并作出治淮规划。按治淮规划，除在六安境内大别山区兴建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四座大型水库，承担淮河中上游全部山岔蓄水容量的 40%以外，还在沿淮开辟四个蓄（滞）洪区，负担淮河中游全部湖泊蓄水容量的 80%；同时开辟姜家湖行洪区，



河映金晖 金广良 摄

退建临王段，培修沿淮堤防。寿县东淝河流域的瓦埠湖、寿西湖被开辟成为蓄（滞）洪区，国家投资兴建了寿西淮堤、东淝河闸、牛尾岗堤、二里坝拦洪堤等水利工程，基本上消除了淮河水患的威胁，为寿西湖的全面围垦提供了基本条件。

为增加农业耕作面积，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家号召各地的浅滩洼地逐渐垦殖为农田，地方政府纷纷建立了垦殖农场。寿西湖也被政府批准建立了国营农场。1951 年 4 月，六安专区正阳关农场于寿西湖建立寿县分场。1952 年 10 月，经华东农林部批准，成

立国营寿西湖农场，开始了全面围垦寿西湖的行动，2003 年 12 月，正式更名为“安徽省寿西湖农场”。围垦后的寿西湖农场土地总面积 7.6 万亩，到 1990 年总人口达 7527 人。场内主要种植小麦、大豆、水稻等农作物，以产小麦、大豆著称。